



〔苏联〕尤·索特尼克编剧

李 雯 改编

街上足球队

上海文化出版社

街 上 足 球 隊

(苏联)尤·索特尼克編劇

李 雯 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根据蘇聯同名影片改編的電影故事。內容寫：在蘇聯某一個城市里，愛好活動的兒童們找不到踢足球的場地，經常在大街上和院子里舉行球賽，鬧得鄰舍不安，并時常打破人家的玻璃窗。而某些表面上關心兒童文娛活動，但實際上對兒童的愛好和要求并不理會的少先營主持人，終日費盡心機來裝飾少先營和舉行各種文娛表演，但兒童們對這些東西却并不感興趣。不久，有關方面及時發現了這個問題，便發動少年兒童用義務勞動修建球場，并以此經驗向全市推廣。這樣，不但改變了以往在街道、院子中踢球的現象，更使兒童們在體力和智力方面有了健全發展的機會。

街上足球隊

(蘇聯)尤·索特尼克編劇

李 雯 改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號

中西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2 1/16 字數：39,000

1956 年 4 月第 1 版 195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01—40,000

統一書號：T10077·210

定價：0.20 元

主要人物介紹

鮑 略——少先隊第二小隊隊長，“爆炸”足球隊的隊長。

丹 孃——鮑略的妹妹。

斯杰普卡——鮑略的弟弟，是一個小足球迷。

奧麗雅——鮑略的姊姊，第七少先營的輔導員。

廖 瓦——少先隊員，無線電的愛好者，鮑略的好朋友。

季 莫 菲——足球迷，鮑略不在時，他代理“爆炸”隊的隊長，少先隊員。

薩波尼柯夫——老教授，無線電專家。是一個不大喜歡運動的人。

叶 琳 娜——老教授的夫人。她原來也是一個不喜歡運動的人，後來在孩子們的影響和推動下，變成了一個足球運動的愛好者。

迦麗雅——老教授的外甥女，足球運動的愛好者。

伊 万 諾 夫——老教授的學生，足球健將，“通訊員”足球隊的隊員。

德羅茲陀夫——市團委少先隊工作部部長。

彼烈瓦洛夫——第七少先營的主持人。

目 次

一	鮑路回來了·····	1
二	季莫菲和“爆炸”足球隊·····	5
三	問題的關鍵在那里？·····	9
四	廖瓦和他的無線電話機·····	13
五	伊万諾夫的秘密·····	16
六	叶琳娜恨透了足球·····	21
七	叶琳娜也迷上足球啦！·····	24
八	奧麗雅姊妹倆·····	28
九	報名碰了釘子·····	31
一〇	教練員找到了老教授的头上·····	34
一一	手腦并用·····	37
一二	标点符号搞錯了·····	40
一三	教授吊在桶里啦！·····	44
一四	教授改变了看法·····	46
一五	補考不及格·····	50
一六	“颶風”对“爆炸”·····	53
一七	三比二·····	57
一八	愉快的結束·····	59

一 鮑略回來了

你有沒有聽見過名字這樣古怪的足球隊：一個叫做“颶風”，一個叫做“爆炸”？

沒有？對啦！這是蘇聯某城一條大街上一些愛好活動的孩子們組織的，他們沒有球場，經常在街道和院子里比賽。於是，這兩個球隊的隊名似乎就成了危險的象徵，因為他們不是把人家的玻璃窗子打破了，便是把人家養着的公雞壓死了，總而言之，吵得左鄰右舍整天得不到片刻安靜。

研究無線電的專家薩波尼柯夫教授就住在這條街上。這會兒他正在工作室中聚精會神地工作着，可是拍拉一聲，一個滾圓的足球冲破了他的玻璃窗，在他面前跳動着。

他的妻子叶琳娜和她的外甥女迦麗雅，急忙走進他的工作室問：

“米沙，發生了什么事？”

“如果我沒有看錯……”教授無可奈何地回答：“他們又把玻璃窗子打破了。”

叶琳娜走到窗前，向院子里一看，孩子們都溜走了，她只看到了那個住在十七號里的八歲男孩子斯杰普卡。

叶琳娜滿面怒容，跑去把十七号的門鈴按响了。迎接她的是这家的小女孩丹孃，她只有十二三歲，在学校里却是个積極分子。她正在洗刷碗碟，肩膀上还挂着一塊毛巾。

“我希望，”叶琳娜板着臉說，“你的父母不要又不在家。”

“爸爸出差去了，媽媽正在療养，大姐姐又在工作……”丹孃老实地答道。

“你們倒真不錯，可是我們受不了啊！家里的玻璃窗又被足球打破了。”

丹孃正想答辯，叶琳娜迅速地截住了她的話，說：

“我坚决地要求你的大姐姐，必須立即去制止这种打擾別人的行为。再說，你也相当大了，應該管管你的弟弟……真是豈有此理！”

叶琳娜說完了話，也不等丹孃回答，掉轉頭來退了出去，碰的一声將門帶上，就走了，把丹孃气的半天說不出話來。

叶琳娜的責备可不錯，按理說，丹孃的大姐姐奧麗雅是这兒少先隊的輔導員，現在却連她自己一个八歲的小弟弟也管不了，这真不像話。顯然地，这里面一定有些問題。現在讓我先把她們一家子介紹一下吧。

正如丹孃所說，她的爸爸和媽媽都不在家，她的大姐姐奧麗雅又忙着責任很重的教師工作，最近她还在布置一个堂皇富麗的第七少先營，想把这里的孩子們都吸引到那兒去，因此，她待在家里的時間就少啦。她的大弟弟鮑略，又在不久前到別的少先營去了，今天剛才回到家里，正和他的好朋友廖瓦說着話。这样，帶領家里小弟弟斯杰普卡的工作，就完全落在

丹孃的身上了。可是，丹孃的工作也很忙，一切家务瑣事，她全得料理。更糟糕的是：斯杰普卡是个小足球迷，他喜欢整天呆在球場上，兴趣十足地欣賞着人家賽球。只因为他人太小，还够不上同人家一起踢球的資格，他才委屈地在脖子上挂着个銅哨子，給“爆炸”和“颶風”兩隊做裁判員。同時，他还兼做“放哨”工作，逢到足球打破了人家的玻璃窗，他就赶忙叫声“出界”——这是大家約定的暗号——好讓球員們拔腿溜掉。要是發現民警搖着警棍过来了，他又吹起一声長音的哨子，球員們就溜的更快啦！別看他年紀小，他在球隊中的作用可大哩！当然，他也实在是个可愛的小孩子，圓圓的臉，圓圓的眼睛，圓圓的胸脯和肚子，就是迷上了足球，連他姊姊都沒法攔阻他。

現在孩子們中間一个主要的人物——鮑路，回到家里來了，他是个聰明俊秀的大孩子，年紀只十三歲，在学校里可是个模範學生，不但功課好、運動好，更關心自己小隊和同學們的榮譽。另外，他有些倔強，從來不肯服輸。比方說，他的小隊和人家比球，要是吃了敗仗，他寧願飯也不吃，澡也不洗，領導大家去練足球。他也是个勇敢正直的少先隊員，同學們犯了什麼錯誤，他就當面提出批評。同時，他也是少先隊第二小隊的隊長，在隊里威信很高。所謂“爆炸”足球隊，正是由第二小隊的同學們組成的。在鮑路離家的日子裡，这个足球隊由另一个同學季莫菲率領着，这一下就把这个球隊搞糟啦！季莫菲，这个滿臉正經的小孩子，也是小隊中最頑皮、最搗蛋的一个，頭髮亂得像烏鴉窩，身上滾滿泥土。他一肚皮的“聰明”，就是喜欢胡鬧。他整天把時間耗費在球場上，連吃飯和睡覺

的時候也想着足球，把學習和工作倒丟在腦後，功課搞得稀里八糟，連語文也沒有考及格，可是他還是滿不在乎。就說他愛踢足球吧，他又不按着一定的規則踢，地上放了兩個帽子，算做球門，湊齊了近十個小孩子，就到處吵吵嚷嚷地踢了起來！要是踢不過人家，或是輸得太不像話了，他就跟人家找岔子打架，把球場變成了戰場，由其他的孩子們在一旁搖旗吶喊，打個不亦樂乎。因此，由他所率領的“爆炸”足球隊的隊員們沒有一個規規矩矩受過足球的基本訓練，上了場就亂踢一陣，輸急了便打架。另一面，他們的對手“颶風”隊，雖然也是一些年紀差不多的孩子們組織的，他們踢球的方法就不同了。他們一天最多踢兩小時，平日也有一定的訓練方法，因此比賽的時候總是佔上風。

在第二小隊中，有一個和鮑略非常要好的小朋友，名叫廖瓦，他的性格剛巧和季莫菲完全相反。他，喜歡整天待在家里研究無線電，忙着複雜的設計工作。他有科學頭腦，也熱愛科學，功課的成績特別好，待人接物，也是和藹可親，一張圓圓的臉上，老挂着一個動人的笑容。當然，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喜歡運動。足球啦，賽跑啦，游泳啦……他完全沒有興趣。爆炸隊在外面打架闖禍，他從來沒有參加。

現在，廖瓦聽說鮑略從少先營回來了，特地來看他，談着少先營的工作。忽然聽到食具砰啣的聲音，他們抬起頭來，看見丹孃拿着盆子走進門來。她走近桌子，把一只杓子往桌上一丟，把盆子砰然地往桌上放下後，怒容滿面地用毛巾擦着盆子。鮑略就直率地問道：

“你干嗎像火車頭那樣吐氣？”

“沒什麼，我簡直給搞得渾身都累了，你們倒好啊，自顧自的往各處各地跑，丟下我一个人管弟弟。”

“弟弟怎麼樣？”

“他跟你的足球隊員們一起去闖禍。”

“跟我的？”

“不跟你的跟誰的呢？他們最近打碎了人家五塊玻璃，馬沙嬌嬌的一只公雞也在他們練球的時候給壓死了。季莫菲的俄文不及格，必須補考，他還是不肯好好地溫習一下……總而言之，我要求你去制止這種不守規矩的行為……”

鮑略沒想到回來就挨了他妹妹的一頓埋怨，他回過去問廖瓦說

“第二小隊是不是這樣的不守規矩？”

“依我看，根本就沒有第二小隊。”廖瓦回答。

“怎麼沒有！？那末有什麼呢？”

“只有一個足球隊，隊名叫做‘爆炸’。”

現在，鮑略明白過來了，他知道在自己離開家裏的時候，為什麼小隊沒有完成春天里訂的工作計劃，為什麼捉來做標本用的青蛙都死掉了，為什麼這個“爆炸”隊搞得亂七八糟，到處闖禍——對！先得找到季莫菲。

二 季莫菲和“爆炸”足球隊

鮑略、丹孃和廖瓦走到季莫菲家的門口，按了門鈴，季莫

菲媽媽親自開門迎接他們。鮑略客气地說：

“你好！季莫菲媽媽！”

“你們好！”媽媽笑着回答。

“季莫菲在家嗎？”

“噓！”季莫菲媽媽制止他們大聲發問，她低声說：“昨天我和他爸爸罵了他一晚上，發生效力了，他現在一動不動地坐着溫習功課呢。小朋友們，請你們晚上再來吧！”

鮑略聽說季莫菲在溫習功課，不便去打擾他，就告辭了走出來。但是，他妹妹丹孃突然皺起眉頭來啦。

“奇怪！真是奇怪透了。”丹孃站住了腳，對鮑略說：“他要是在學習，他就應該在屋子里，怎麼我聽到他的聲音是在街上呢！”

鮑略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好在季莫菲的房間是靠近大門口的，丹孃做了一個手勢，爬上牆沿，透過玻璃窗往里一看，她立刻明白了，並且叫鮑略也往窗內看。鮑略迅速地爬上牆沿，往里一看，原來季莫菲用一個稻草人扮成自己的樣子，伏在桌子上溫習功課。他裝得非常像，從背后看去，確是一動不動地坐着，怪不得他的媽媽也上了當。

現在，鮑略知道，只有趕到少先營附近的大街上，兩隊足球員正在比賽的地方，才能夠找到真正的季莫菲了。

那里，一場緊張的球賽正在進行着——“颶風”對“爆炸”。

鮑略還沒有趕到那里，一個球正飛過了“爆炸”隊守門員的頭頂上，打進了。對方的拉拉隊嚷成一片：“進啦！進啦！”連跟“爆炸”隊有着密切關係的裁判員斯杰普卡，也只得點頭承

認：“四比〇，‘颶風’佔先！”看來，這場球又是“爆炸”隊輸定啦！

可是，季莫菲站出來了，他不肯承認這個球，他認為，這個球從旁邊飛過來，准是打在門架上，因此，球就會彈了回去，不會進門。至於為什麼進了，那是，他們比賽的球場就根本沒有門架設備，而是用兩個擺在地上的帽子代替的。

“對啦！”斯杰普卡趕忙乘風轉舵：“我弄錯了，是打在球門上，三比〇。”

“颶風”隊的隊長發了火，冲着裁判員問：“你搞什麼鬼？先說是打進了，又說打在門架上，你這小子！”說着就隨手給了斯杰普卡一下子。

“你想打架？”季莫菲一步竄上去，把對方的隊長推倒了。

“打！”一個隊員也撲了過去，於是一場混戰開始了。當鮑略他們走近這個球場的時候，剛巧看到了這一場打架，而季莫菲正騎在颶風隊隊長的身子上。

“好啦！別打啦！”鮑略對他們勸說，

“鮑略！”季莫菲眼睛中閃過了一陣光亮，他趕忙跳了起來，打架停止了，同學們都欣喜地圍了上來。“鮑略！鮑略回來了。”

“好啊！”鮑略帶着諷刺的口吻說：“大隊里最好的小隊，原來在於這個……”

季莫菲趕忙爭辯：“你知道，運動也是件有益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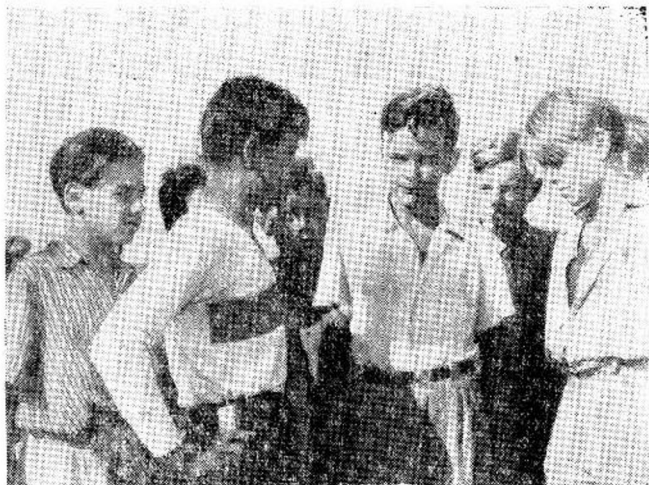
“那末稻草人代替你學文法，也算有益的事嗎？”

季莫菲吓了一跳：他剛回來就什麼都知道了。

當下鮑略立即發出緊急命令：“把隊伍集合，向右轉！目標少先營，向前開步走！”

丹孃在旁邊看着，她想，这下可好啦！第二小隊又該走上正軌了，不准再在街上搗蛋了。但是，當小隊整隊前進的時候，“颶風”隊隊長冷冷地刺了一句：“不敢比啦！”一個拉拉隊員再加一句：“啊喲喲，他們害怕啦！”

“几比几？”鮑略板着臉問季莫菲。我們知道，鮑略是不服輸的。



鮑略在證實季莫菲和人家打架。

“四比〇，我們輸了。你知道，他們隊長的哥哥是個足球隊員，就是他在訓練他們。”季莫菲回答。

“真是可恥！”鮑略發了火：“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第二小隊決不能吃了敗仗就跑。向后轉，上場再比！”

“爆炸”对“颶風”，又在大街上比賽起來啦！

这下可把丹孃气瘋了。他眼巴巴盼着鮑略到來，能把这个鬧禍的小隊管理好，把他們帶到第七少先營里去安安靜靜地遊玩。可是，現在鮑略自己——一个少先隊員，也參加了進去，在大街上踢球啦！由她輔導的小弟弟斯杰普卡，又吹起他那个要命的叫子來啦！她一鼓气走前去抓住了斯杰普卡，叫着說：

“馬上走，跟我到營里去！”

斯杰普卡賴着不肯走，他怕去那个寂寞冷靜的少先營，他在这里当裁判員，多神气！但是他姐姐一把抓住他不放，他沒法，只得跟着她走，一面还拐着腿子踢她。



丹孃呵唬斯杰卡，要向他工作部長稟報他的頑皮情况。

尽管裁判員兼“望風”的被抓走了，兩隊的球員們还是兴奋地比賽着。這時，突然响起了警笛声，一个民警走了過來。

“嗨！你們把馬路当球場嗎？”

孩子們一看，就一窩風似地逃開了。

這一切，都給一位冷眼旁觀的青年人看到了。這人是共青团區委會學校和少先隊工作部部長——德羅茲陀夫同志。他到這里來是檢查第七少先營的工作的。

三 問題的關鍵在那里？

鮑略的大姐奧麗雅，是個熱心而又負責的共青团員，她離開師範學校還不久，就擔負起第七少先營的輔導工作。她正和少先營的名譽隊長彼烈瓦洛夫為改善這個少先營的設備而努力。彼烈瓦洛夫是吉岡工廠的總務主任，他是一個熱心的人物。但奇怪的是：他們盡了一切的力量，把第七少先營裝飾得富麗堂皇（如文娛室甚至還是根據著名的建築師所設計的圖樣建造的），可是，少先營主要的對象——孩子們却不樂意上他們那里去，隨你布置得怎樣好，隨你化了多少錢，隨你想出了多少新的節目來吸引他們，第七少先營還是經常像“冷宮”一樣，看不到孩子們的踪跡。奧麗雅為這件事傷透腦筋，她就是想不出這是什麼緣故。

現在，這兩位辛辛苦苦的主持人正陪着德羅茲陀夫同志在視察這個冷靜、寂寞的少先營，他們在附近的林蔭道上踱着步。

德羅茲陀夫臉上帶着神祕的微笑，問他們說：

“你們过得怎么样？”

“目前一切都順利，德羅茲陀夫同志，我們掌握着整個日程表……”

“日程表？”

“是啊！全部工作我們都是按照計劃進行的。”奧麗雅興奮地回答。

彼烈瓦洛夫又趕忙插入：“德羅茲陀夫同志，請你告訴我們，從外表裝潢上來說，我們的少先營夠水平呢，還是在水平以上？”

“裝潢倒很富麗堂皇……”德羅茲陀夫冷淡地說。

彼烈瓦洛夫顯然沒有感到德羅茲陀夫的答覆中帶着諷刺，還是高興地接下去：“是啊！在我們這個組織里有条法律，一切為了孩子，喏！小亭子！這是文娛室，是根據斯大林獎金獲得者的圖樣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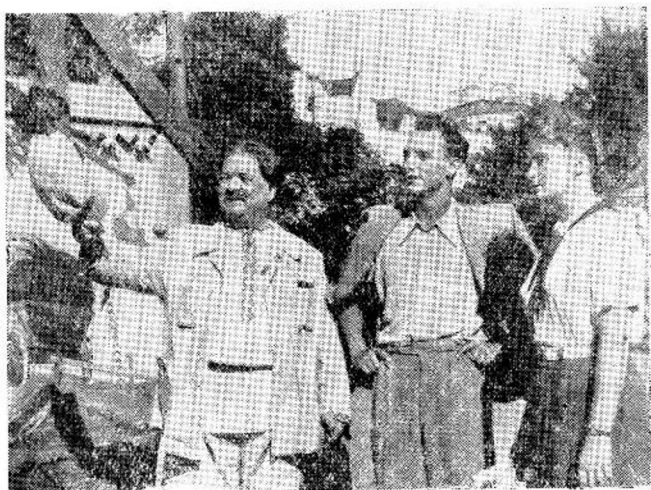
德羅茲陀夫在文娛室旁邊站定了。不錯，這確是個裝飾美麗的文娛室，像神話里出現的魔宮似的，四周刻滿了奇異的花紋。但德羅茲陀夫顯然並不注意這些，他看到的只有兩個孩子，在室內苦悶地下着棋。說真的，這裡也只能看到這兩、三個孩子了。

德羅茲陀夫忍不住問了一句：“那體育運動呢？”

奧麗雅回答：“最近我們布置了一個滑雪用的小山。”

“就這些？”德羅茲陀夫又跟着問：“運動場在那兒？”

彼烈瓦洛夫坦白地說：“沒地方好發展了，德羅茲陀夫同志。太擠了些，說起來，真好像在雞腳上搭房子，勉強勉強可以擠得下。喏，請你到前面看看……”



彼烈瓦洛夫在誇口他們建造的少先營屋子。

順着彼烈瓦洛夫指點的地方看去，還是只能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屋子，德羅茲陀夫對於這些房子是不感興趣的。他用眼睛在搜索什麼。可是，這個官僚主義者彼烈瓦洛夫同志，還在滔滔不絕地講下去，語氣中充滿了自信和誇耀：

“我們這兒有高度的紀律。要說起來，蒼蠅都飛不過……”

“可是孩子太少了些。”德羅茲陀夫冷冷地說。

奧麗雅直覺地感到了德羅茲陀夫的不滿情緒，就急着分辨說：

“是呀，在活動範圍上我們是有缺點的。但是，當我們布置一些節目的時候，例如：看電影，請演員或幽默的宣傳家來做報告，那時候出席的人數就多了。”

“可是沒有節目的時候呢？”德羅茲陀夫盯住她問。